

注音注释 / 无障碍阅读

〔清〕曹雪芹〇著

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

红楼梦 下

米晓燕 · 主编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（第一辑）



非外传

【清】曹雪芹 著

红楼梦

下

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

米晓燕 · 主编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（第一辑）



第六十一回

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

话说那柳家的笑道：“好猴儿崽子！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，有什么疑的。别讨我把你头上的**柅子盖**（清代小孩头顶的圆形短发）似的几根黄毛**捋**（xián，拔）下来。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。”这小厮且不开门，且拉着笑说：“好婶子，你这一进去，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。我这里老等。你若忘了时，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柳氏啐道：“发了昏的！今年不比往年！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。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。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像那**鹞鸡似的**（眼色不宁，惊恐猜疑），还动他的果子！昨儿我从李子树下一走，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，我一招手儿，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。他离的远，看不真，只当我摘李子呢，就泼声浪噪喊起来，又是‘还没供佛呢’，又是‘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，等进了上头，嫂子们都有分的’。倒像谁害了**馋痲**（láo），等李子出汗呢。叫我也没好话说，抢白了他一顿。——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不和他们要的，倒和我来要。这可是‘仓老鼠和老鸱去借粮’，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有。”小厮笑道：“嗳哟哟，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！我看你老以后就用不着我了？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，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”柳氏听了，

笑道：“你这个小猴精，又捣鬼吊白的。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？”那小厮笑道：“别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单是你们有内_レ纤（内部关系或者门路）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纤不成！我虽在这里听_レ哈（听差），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，什么事瞒了我们。”正说着，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小猴儿们，快传你柳婶子去罢。再不来，可就误了。”柳家的听了，不顾和小厮们说话，忙推门进去，笑说：“不必忙，我来了。”一面来至厨房，——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他们都不敢自专，单等他来调停分派——一面问众人：“五丫头那去了？”众人都说：“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。”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搁起，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馐。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：“司棋姐姐说了，要碗鸡蛋，炖的嫩嫩的。”柳家的道：“就是这样尊贵。不知怎的，今年这鸡蛋短的很，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儿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。我那里找去。你说给他，改日吃罢。”莲花儿道：“前儿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馊（sōu）的，叫他说了我一顿。今儿要鸡蛋，又没有了。什么好东西，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，别叫我翻出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真个走来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，说道：“这不是！你就这么利害！吃的是主子的我们的分例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。”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，便上来说道：“你少满嘴里混_レ呛（qiàng）！你娘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这几个菜上的浇_レ头（浇在菜肴上作调味调色的卤以及各色蔬菜），姑娘们不要，还不肯做上去呢，预备接急的。你们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，没有好的，连鸡蛋都没了。你们深宅大院，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，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。别说这个，有一年连草根子都没了的日子还有呢。我劝他们，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大鸭子，将就些儿也罢了。吃腻了膈

(gé)，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。鸡蛋、豆腐，又是什么面筋，酱萝卜炸儿，敢自倒换口味。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，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。我倒别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。”莲花儿听了，便红了脸，喊道：“谁天天要你什么来，你说上这两车子话！叫你来，不是为便宜，却为什么！前儿小燕来说，晴雯姐姐要吃芦蒿（hāo），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？小燕说荤的因不好，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，少搁油才好。你忙的倒说自己发昏，赶着洗手炒了，狗颠儿似的（此处讽刺献媚的人）亲捧了去。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（拿我出气），说我给众人听。”柳家的忙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些人眼见的。别说前儿一次，就从旧年一立厨房以来，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，谁不是先拿了钱来，另买另添。有的没的，名声好听。说我单管姑娘厨房省事，又有剩头儿，算起帐来，惹人恶心：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，两只鸭子，十来斤肉，一吊钱的菜蔬，你们算算够作什么的？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，还搁的住这个点这样，那个点那样，买来的又不吃，又买别的去。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（用来记录并可随时擦掉的白漆牌）写了，天天转着吃，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。连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，要吃个油盐炒枸杞（gǒu qǐ）芽儿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来给我。我倒笑起来了，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，这三二十个钱的事，还预备的起。赶着我送回钱去，到底不收，说赏我打酒吃。又说：‘如今厨房在里头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（找麻烦）。一盐一酱，那不是钱买的。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你又没的赔。你拿着这个钱，全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。’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。没的赵姨奶奶听了，又气不忿，又说太便宜了

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，寻这样，寻那样，我倒好笑起来。你们竟成了例，不是这个，就是那个，我那里有这些赔的。”正乱时，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，说他：“死在这里了，怎么就不回去？”莲花儿赌气回来，便添了一篇话，告诉了司棋。司棋听了，不免心头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饭罢，带了小丫头们走来，见了许多人正吃饭，见他来的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赔笑让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，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丢出来喂狗，大家赚不成。”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抢上去，一顿乱翻乱掷的。慌得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说：“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。柳嫂子有八个头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说鸡蛋难买是真。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，凭是什么东西，也少不得变法儿去。他已经悟过来了，连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”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，方将气劝的渐平。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，便拉开了。司棋连说带骂，闹了一回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，自己咕嘟了一回，蒸了一碗蛋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泼了地下了。那人回来也不敢说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。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，遂用纸另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。且喜无人盘问，一迳到了怡红院门首，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远远的望着。有一盏茶时，可巧小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。小燕不知是那一个，至跟前方看真切，因问做什么。五儿笑道：“你叫出芳官来，我和他说话。”小燕悄笑道：“姐姐太性急了，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，只管找他做什么！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。不然，有什么话告诉我，等我告诉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关园门了。”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了小燕；又说这是茯苓霜，如

何吃，如何补益，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。说罢，作辞回来。正走蓼溆一带，忽见迎头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，五儿藏躲不及，只得上来问好。林之孝家的问道：“我听见你病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五儿赔笑道：“因这两日好些，跟我妈进来散散闷。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。”林之孝家的说道：“这话岔了。方才我见你妈出来，我才关门。既是你妈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，竟出去，让我关门，是何主意？可知是你扯谎。”五儿听了，没话回答，只说：“原是我妈一早叫我送去的，我忘了，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。只怕我妈错当我先出去了，所以没和大娘说得。”林之孝家的听他辞钝色虚，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，几个丫头对赖，没主儿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蝉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，见了这事，便说道：“林奶奶，倒要审审他。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，鬼鬼唧唧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。”小蝉又道：“正是。昨儿玉钏姐姐说，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，少了好些零碎东西。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谁知也少了一罐子。若不是寻露，还不知道呢。”莲花儿笑道：“这话我没听见，今儿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。”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些事没主儿，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，一听此言，忙问在那里。莲花儿便说：“在他们厨房里呢。”林之孝家的听了，忙命打了灯笼，带着众人来寻。五儿急的便说：“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。”林之孝家的便说：“不管你方官圆官。现有了赃证，我只呈报了，凭你主子前辩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进入厨房，莲花儿带着，取出露瓶。恐还有偷的别物，又细细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，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。那时李纨正因兰哥儿病了，不理事务，只命去见探春。探春已归房。人回进去，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，探春在内盥沐，只有侍书回进去。半日，

出来说：“姑娘知道了，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。”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儿那边，先找着了平儿，平儿进去回了凤姐。凤姐方才歇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：“将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”平儿听了出来，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吓的哭哭啼啼，给平儿跪着，细诉芳官之事。平儿道：“这也不难，等明日问了芳官，便知真假。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，还等老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，这不该偷了去。”五儿见问，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。平儿听了，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，拿你来顶缸（代他人受过）的。此时天晚，奶奶才进了药歇下，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儿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。”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，只得带了出来，交与上夜的媳妇们看守，自便去了。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，不该做这没行止（行为不正）的事的；也有报怨说，正经更还坐不上来，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，倘或眼不见寻了死，逃走了，都是我们不是；于是又有素日一千与柳家不睦（mù，亲近）的人，见了这般，十分趁愿，都来奚落嘲戏他。这五儿心内又气，又委屈，竟无处可诉。且本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水无水，思睡无衾枕。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。

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时撵出他们去，惟恐次日有变，大家先起了个清早，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，一面送些东西，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，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。平儿一一的都应着，打发他们去了，却悄悄的来访袭人，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露了。袭人便说：“露却是给了芳官，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。”袭人于是又问芳官。芳官听了，吓天跳地，忙应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。宝玉也慌了，说：

“露虽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来，他自然也实供。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。岂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们陷害了。”因忙和平儿计议：“露的事虽完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叫他说也是芳官给他的就完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虽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，如何又说你给的？况且那边所丢的露也是无主儿，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谁？谁还肯认？众人也未必心服。”晴雯走来笑道：“太太那边的露，再无别人，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。你们可瞎乱说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谁不知是这个原故！但今玉钏儿急的哭，悄悄问着他，他应了，玉钏儿也罢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。难道我们好意兜揽这事不成！可恨彩云，不但不应，他还挤玉钏儿，说他偷了去了。两个人窝里发炮（比喻只能在家里发威，不能对外御侮），先吵的合府皆知，我们如何装没事人。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，又没赃证，怎么说他。”宝玉道：“也罢，这件事我也应起来，就说是我吓他们顽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，两件事都完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也倒是件阴鹭事，保全人的贼名儿。只是太太听见又说你小孩子气，不知好歹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这也倒是小事。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，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。别人都别管，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。我可怜的是他，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。”说着，把三个指头一伸。袭人等听说，便知他说的是探春。大家都忙说：“可是这话。竟是我们这里应了起来的为是。”平儿又笑道：“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，问准了他方好。不然他们得了益，不说为这个，倒像我没了本事问不出来，烦出这里来完事，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”袭人等笑道：“正是，也要你留个地步。”平儿便命人叫了他两个来，说道：“不用慌，贼已有了。”玉钏儿先问：“贼在那里？”平儿道：“现在二奶奶屋里，你问他什么应

什么。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，可怜他害怕都承认。这里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他认一半。我待要说出来，但只是这做贼的，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；窝主（窝藏罪犯或赃物的人或者人家）却是平常，里面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：因此为难，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样？若从此以后，大家小心存体面，这便求宝二爷应了；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别冤屈了好人。”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一时羞恶之心感发，便说道：“姐姐放心。也别冤屈了好人，也别带累了无辜之人伤体面。偷东西，原是赵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与环哥是情真。连太太在家，我们还拿过，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事。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。如今既冤屈了好人，我心也不忍。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，我一概应了完事。”众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都诧异，他竟这样有肝胆。宝玉忙笑道：“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。如今也不用你应，我只说是我悄悄的偷的，吓你们顽，如今闹出事来，我原该承认。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”彩云道：“我干的事，为什么叫你应？死活我该去受。”平儿袭人忙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你一应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，那时三姑娘听了岂不生气。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且除这几个人，皆不得知道，这事何等的干净。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么，好歹耐到太太到家。那怕连这房子给了人，我们就没干系了。”彩云听了，低头想了一想，方依允。于是大家商议妥贴，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往前边来，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，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所赠，五儿感谢不尽。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，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，押解（jiè）着柳家的等够多时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：“今儿一早押了他来，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，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。姑娘一并回明奶奶。他倒干净谨慎，

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。”平儿道：“秦显的女人是谁？我不大相熟。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里没什么事，所以姑娘不大相识。高高的孤拐（颧骨）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净爽利的。”玉钏儿道：“是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忘了？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婢娘。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，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。”平儿听了，方想起来，笑道：“哦，你早说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，连前儿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。是宝玉那日过来，和这两个孽障要什么的，偏这两个孽障怙他顽，说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宝玉便瞅他两个不提防的时节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。这两个孽障不知道，就吓慌了。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，方细细的告诉了我，拿出东西来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是宝玉外头得了的，也曾赏过许多人。不独园内人有，连妈妈们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，又转送人。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之流的人。他们私情各相来往，也是常事。前儿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，好好的原封没动，怎么就混赖起人来！等我回了奶奶再说。”说毕，抽身进了卧房，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。凤姐儿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宝玉为人，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；别人再求求他去，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，给他个炭簪子（比喻给别人戴高帽。此语并不是善意的）戴上，什么事他不应承。咱们若信了，将来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！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，虽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（碎瓷片）跪在太阳地下，茶饭也别给吃。一日不说跪一日，便是铁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又道是‘苍蝇不抱无缝的鸡蛋’，虽然这柳家的没偷，到底有些影儿，人才说他。虽不加贼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家原有诖误（因被牵连而受罚）的，倒也不算委屈了他。”平儿道：“何苦来操这心！‘得放手时须放手’，什么大不了

的事，乐得不施恩呢。依我说，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，终久咱们是那边屋里去的，没的结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怨。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，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，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，气恼伤着的。如今趁早儿见一半，不见一半，也倒罢了。”一席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，说道：“凭你这小蹄子发放去罢。我才精爽些了，没的淘气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这不是正经！”说毕，转身出来，一一发放。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话说平儿出来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，便扬铃打鼓的乱折腾起来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将他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；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。再不必提此事，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。”说毕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。林家的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探春二人，皆说：“知道了，能可无事很好。”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。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，只兴头上半天。在厨房内正乱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许多亏空来，说：“粳米短了两石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。”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，悄悄的备了一篓炭，五百斤木柴，一担粳米在外边，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；又打点送帐房的礼；又预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，说：“我来了，全仗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后，都是一家人了。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”正乱着，忽有人来说与他：“看过这早饭，就出去罢。柳嫂儿原无事，如今还交与他管了。”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魂魄，垂头丧气，登时掩（今作“偃”）旗息鼓，卷包而出。送人之物白丢了许多，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。连司棋都气了个倒仰，无计挽回，只得罢了。

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，被玉钏儿吵出，生恐查诘

(盘问。诘, jié) 出来, 每日捏一把汗, 打听信儿。忽见彩云来告诉说: “都是宝玉应了, 从此无事。” 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。谁知贾环听如此说, 便起了疑心, 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, 照着彩云的脸摔了去, 说: “这两面三刀(指耍两面手法)的东西, 我不希罕。你不和宝玉好, 他如何肯替你应! 你既有担当给了我, 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。如今你既然告诉他, 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。” 彩云见如此, 急的发身赌誓至于哭了, 百般解说。贾环执意不信, 说: “不看你素日之情, 去告诉二嫂子, 就说你偷来给我, 我不敢要。你细想去。” 说毕, 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赵姨娘骂: “没造化的种子, 蛆(qū)心孽障!” 气的彩云哭个泪干肠断。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: “好孩子! 他辜负了你的心, 我看的真。让我收起来, 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。” 说着, 便要收东西。彩云赌气一顿包起来, 乘人不见时, 来至园中, 都撒在河内, 顺水沉的沉, 漂的漂了。自己气的夜间在被内暗哭。

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。原来宝琴也是这日, 二人相同。因王夫人不在家, 也不曾像往年热闹, 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, 换的寄名符儿; 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(供品的顶端), 并寿星、纸马、疏头, 并本命星官、值年太岁、周年换的锁儿。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儿来上寿。王子腾那边, 仍是一套衣服, 一双鞋袜, 一百寿桃, 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; 薛姨娘处减一等。其余家中人: 尤氏仍是一双鞋袜; 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荷包, 里面装一个金寿星, 一件波斯国所制顽器。各庙中遣人去放堂(在寺庙中普遍地布施僧众)舍钱。又另有宝琴之礼, 不能备述。姊妹中皆随便, 或有一扇的, 或有一字的, 或有一画的, 或有一诗的, 聊复应景而已。这日宝玉清晨起来, 梳洗已毕, 冠带出来, 至前厅院中, 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。宝玉炷了香, 行毕礼, 奠茶焚纸后, 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

毕礼；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遥拜过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。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，坐了一回，方回荣府。先至薛姨妈处，薛姨妈再三拉着，然后又遇见薛蝌，让一回，方进园来。晴雯麝月二人跟随，小丫头夹着毡子，从李氏起，一一挨着，长的房中到过；复出二门，至李、赵、张、王四个奶嬷嬷家让了一回，方进来。虽众人要行礼，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，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。——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轻人受礼，恐折了福寿，故皆不磕头。歇一时，贾环贾兰等来了，袭人连忙拉住，坐了一坐便去了。宝玉笑说：“走乏了。”便歪在床上。方吃了半盏茶，只听外面咕咕呱呱，一群丫头笑进来，原来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缕、入画，邢岫烟的丫头篆（zhuàn）儿，并奶子抱巧姐儿、彩鸾、绣鸾八九个人，都抱着红毡，笑着走来，说：“拜寿的挤破了门了，快拿面来我们吃。”刚进来时，探春、湘云、宝琴、岫烟、惜春也都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不敢起动。快预备好茶。”进入房中，不免推让一回，大家归坐。袭人等捧过茶来，才吃了一口，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，回了进去，不能见我，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。”平儿笑道：“我正打发（伺候）你姐姐梳头，不得出来回你。后来听见又说让我，我那里禁当的起，所以特赶来磕头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也禁当不起。”袭人早在外间安了坐，让他坐。平儿便福下去，宝玉作揖不迭。平儿便跪下去，宝玉也忙还跪下，袭人连忙搀起来。又下了一福，宝玉又还了一揖。袭人笑推宝玉：“你再作揖。”宝玉道：“已经完了，怎么又作揖？”袭人笑道：“这是他来给你拜寿。今儿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该给他拜寿。”宝玉听了，喜的忙作下揖去，说：“原来今儿也是姐姐的芳诞。”平儿还福不迭。湘云拉宝琴岫烟说：“你们四个人对拜寿，直拜一天才是。”探春忙问：“原来邢妹妹也是今儿，我怎么就忘了。”

忙命丫头：“去告诉二奶奶，赶着补了一分礼，与琴姑娘的一样，送到二姑娘屋里去。”丫头答应着去了。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。探春笑道：“倒有些意思，一年十二个月，月月有几个生日。人多了，便这等巧，也有三个一日，两个一日的。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，大姐姐占了去。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别人就占先。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。过了灯节，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，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日是太太，初九日是琏二哥哥。二月没人——”袭人道：“二月十二是林姑娘，怎么没人？就只不是咱家的人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！”宝玉笑指袭人道：“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所以他记得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。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。平儿的生日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也是才知道。”平儿笑道：“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（自谦无资格），生日也没拜寿的福，又没受礼的职分，可吵闹什么。可不悄悄的过去。今儿他又偏吵出来了，等姑娘们回房，我再行礼去罢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也不敢惊动。只是今儿倒要替你过个生日，我心才过得去。”宝玉湘云等一齐都说：“很是。”探春便吩咐了丫头：“去告诉他奶奶，就说我们大家说了，今儿一日不放平儿出去，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。”丫头笑着去了，半日回来说：“二奶奶说了：多谢姑娘们给他脸。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。只别忘了二奶奶，就不来絮聒他了。”众人都笑了。探春因说道：“可巧今儿里头厨房不预备饭，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。咱们就凑了钱，叫柳家的来揽了去，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。”众人都说是极。探春一面遣人去问李纨、宝钗、黛玉，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，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。探春笑道：“你原来不知道，今儿是平姑娘的华诞。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；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，单为平姑娘预备两